

小说选萃

金鱼的风暴

岑燮钧

从底下往上看，是法式装饰的天花板，石膏的边角盘着好看的花样。大多时候，水就像凝固的玻璃。阿挺觉得，它似乎戴着眼镜。

阿挺原先是没名字的。是一个女人把它们送到这里来的。来的时候，它还有个伴儿。它叫它阿欢。

“妈，我看这个玻璃缸空着也是空着，就买了两条金鱼，给你做个伴儿。”

老太太拄着手杖，正在阳台边给花草浇水。当时阿挺觉得，如果能把花撒一点在水上就好了，它和阿欢闻起来，肯定香香的。

老太太走过来，玻璃缸放在一个花架边的矮柜上。“这个金鱼缸，还是阿挺结婚时买的呢。”

老太太抬头看看墙上。它和阿欢浮出水面，顺着老太太的目光也往上看，上面挂着一个相框，绿草坪上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，背后是一栋布满爬山虎的西式洋楼。

当它沉入水中，这一切都褶皱起来，仿佛水草一样，一漾一漾。

临走的时候，它隐约听到，女人在给老太太说做寿的事儿。

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它和阿欢只能玩吹泡泡的游戏，玩着玩着，觉得挺没劲的，就躺在水中不动了。它们在玻璃缸里打盹，老太太靠在沙发上打盹。阿挺对着老太太吹了串气泡，但老太太没感觉。

那天，老太太煮了面。她本来要扔掉包面的纸筒的，抖了抖，发现还有点面屑儿，就倒在了玻璃缸里。阿挺觉得挺好吃的，就招呼阿欢。阿欢也觉得挺好吃的。它们就吸吸呼呼，吃了好些。

吃饱喝足之后，好像有些犯困。阿挺觉得，肚子有点胀鼓鼓的。

那一天，阿挺好不容易扛到天黑。天黑的时候，阿挺拉了很多屎，把水都搅混了。

等到天色微明的时候，它发现阿欢挺着大肚子，倒了个儿，肚子向上了。它拼命地拱它，吸它，吻它，它都不醒来。阿欢，阿欢，它叫了好几遍。老太太没发现，当她发现的时候，阿欢都有味儿了。

阿挺好像生了一场大病，一下子失去了欢乐。玻璃缸里的水静得可怕，外面的世界特别清晰：老太太窝在沙发上，就像她的手杖一样安静。

他们相伴着，却又处在各自的孤独里。

女人来看望老太太，“妈，怎么回事，只有一条了？”老太太没回答，阿挺也懒得动弹。过了半晌，老太太看了看墙上的相框，仿佛憋了很久似的说：“你们不是在张罗做寿的事吗，不知今年阿挺来不来？”

“妈，人家阿挺是教授，科学家，没工夫来的。”

“他有十年没回来了。”

“以前讲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阿挺你从小没少宠他，可是他屁股一拍，出了国，你还能指望他回来？就是阿二，去了省城，一年又回来看你几趟？”

老太太愣了一下。“我死了他也不回来吗？”她突然颤抖地说。

女人走后，屋里死一样的寂静。夕阳的光，曲折折地映进客厅里。阿挺从水里看去，那光又是明亮，又是晦暗。老太太微微挪动了一下，她背对着自己，像一棵黑黑的树影，没有花枝，没有叶片儿。

老太太好像在找手杖。她挪到鱼缸边，抬头看看，又低头看看。“阿挺，阿挺……”老太太喃喃自语着，一连好几天都这样。阿挺一厢情愿地觉得，自己就是阿挺了。

终于有一天，家里的灯都点亮了，阿挺从没见过这屋子也可以灯火通明。之前，老太太不是点这盏灯，就是点那盏灯，都像萤火虫似的。人来了很多，一个个问候老太太。有一两个小孩，围着玻璃缸，忍不住伸手进来。这时，听见一个女人在喊：“别弄那条金鱼，太太全靠金鱼做伴儿呢。”

那天，很热闹。但热闹是他们的，阿挺什么都没有。它透过水波，通过玻璃，看见他们在撒欢儿。

阿挺听见有女人在说，给舅舅视频一下。然后一阵安静，终于接通了，又一下子热闹起来，每个人都抢着视频，最后递给老太太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想你……”

“我有空就来……”

“都十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呀？……”老太太哽咽了。

时间一下子凝固了，就像水结冰一样。阿挺也凝固在玻璃缸里，就像鱼化石。然后，几个女人的声音淹没了老太太，小孩子们又哇哇起来。

老太太再来看玻璃缸时，又只剩一个人了。她只点了一盏灯，房间里全是影子，连玻璃缸里都是暗影。老太太掇了一把木头小椅，撑着手杖站起来。阿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只见老太太另一只手在撩那个相框。阿挺觉得很奇怪，撩相框干什么。突然，像一阵巨大的风暴一样，老太太失去了平衡，相框狠狠地砸了下来，水面顿时山崩海啸一样，世界在运动、巨响、破碎、变形、移位、重摔中完成。阿挺来不及细分这一切，发觉自己已经搁浅了。水上的鱼在迅速流逝，它蹦了几下，竟然躺在了一片平整的玻璃上。

这时，世界平静下来。它看见老太太靠着矮凳斜坐在地上，用手撑着身子。她眼巴巴地看着这块平整的玻璃，似乎想做什么，却又无能为力。阿挺又轻轻蹦了几下，它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小孩旁边：在一片草坪的角落，夹着一张黑白的小照。

它吸了一口气，横着气泡眼又细看了一下，只见那个小男孩，剃着平头，穿着背带裤，一只手揣在兜里，一只手搭在架子边，架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缸，里面似乎有金鱼……

小照的边角都泛黄了。

它一下子明白了，老太太老眼昏花，是想看这一张小照。

阿挺本来想再细看一下照片中的那个小小的玻璃缸，但它感到一阵呼吸紧张，不由挣扎起来。

它也想见见老太太似乎也在挣扎……

爷爷奶奶的家在宁波慈城，这个小镇，自唐开元二十六年（公元738年）设县，掐指一算，距今已经有1278年的历史。慈城古县城是如今江南地区唯一一座保存最为完整的千年古县城。关于这些，我童年时浑然不知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爷爷已经病故了。每当逢年过节与父母去看望形影只的奶奶，大约也就相距四五十公里，先坐尘土飞扬的公交汽车，再转乘冒着蒸汽的绿皮火车，那时候，每一次去都觉得路途迢迢，那时候，写作文时形容晃晃悠悠的火车是车轮滚滚、风驰电掣，掠过眼前的是绿油油的麦田，或者是黄澄澄的油菜花，或者是雪白如云的棉花……一种年少时的诗意，憧憬着未知的更遥远的他乡。等到万水千山走过，再回望故乡，一种别样情怀在心头，原来，文明的源头、文化的遗址就在故乡的山水间。

慈城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安静，长长的小巷常常空无一人，听见皮鞋鞋底敲在石板路上渐行渐远渐无声；院子里也没有什么嘈杂声，听见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滴水声，家家户户用大水缸接雨水，我们叫天水，甘甜清凉。奶奶坚持不安装电灯，用她的一双小脚步移往返于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暮色降临，煤油灯下，整栋房子益发显得静谧。

慈城有一个慈湖，有感动天地的童孝子与慈母的故事；唐代刺史张无择仕于朝则忠，居于家则孝；南宋心学家杨简，人称慈湖先生，他说“学者孝而已矣，自孝之外无它道”，孝是至高无上的；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慈城以解放路为界，分孝东和孝西两个镇，真是有名的慈孝之乡，一直延续至今上升为慈孝文化。

如果以慈城为轴心，往西二十公里，有余姚河姆渡遗址，距今7000年前的先民开始盛产金灿灿的稻米，通过“饭稻羹鱼”式的定居生活，看来鱼米之乡在那时就已成雏形。慈城最有名的年糕就是用稻米制成的。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慈城的“娘年糕”，直接将年糕往烧柴火的灶里一扔，或者干脆放入炭火烤的手炉，待到年糕被火灰煨得发黄、发香、发软就可以拿出来，吹掉灰尘，掸去年糕表皮上的黑

文脉悠长

行万里路
不如守望家乡千年古刹

王碧蓉

焦，趁热入口又香、又糯、又韧，我就好奇地联想，说不定这就是河姆渡人的吃法？

慈城往北20公里，有一个东汉时期开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，海潮退去在这片平原上留下了众多的沼泽和湖泊，加之“越泥如玉之座”，这种水土条件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制瓷技术，这里，曾经是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的起航点，经东横河入姚江，通过明州港，开启了宁波通向海外的“陶瓷之路”，也称作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上林湖，也是秘色瓷的发源地，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越窑青瓷“露天博物馆”，那青翠的釉色，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真是一番绝美的诗境……

慈城往东不到20公里有一座山，叫灵山，里面有一个保国寺。小时候，听父亲每每提到保国寺，好像很神秘很有来头，还带有一些崇拜。可是父亲从来也没有带我去过，因为那时候保国寺深藏在山中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慈城以解放路为界，分孝东和孝西两个镇，真是有名的慈孝之乡，一直延续至今上升为慈孝文化。

如果以慈城为轴心，往西二十公里，有余姚河姆渡遗址，距今7000年前的先民开始盛产金灿灿的稻米，通过“饭稻羹鱼”式的定居生活，看来鱼米之乡在那时就已成雏形。慈城最有名的年糕就是用稻米制成的。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慈城的“娘年糕”，直接将年糕往烧柴火的灶里一扔，或者干脆放入炭火烤的手炉，待到年糕被火灰煨得发黄、发香、发软就可以拿出来，吹掉灰尘，掸去年糕表皮上的黑

山古松翠竹苍郁，山中涧流潺潺，山脚下有一条慈江蜿蜒流经，登山顶东眺，可见阡陌纵横和海上曙光。既有“深山藏古寺”之清静，又有其他寺院所不及“院中观海曙”之开阔。当时在鄞县做知县的王安石有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“楼依水月观，门接海潮音”，海潮音本是自然的声音，想象一下，这海潮音就如同僧众诵经的声音，与海潮声连成一片，《楞严经》有记载，“佛兴慈悲，哀悯阿难及诸大众，发海潮音……”保国寺的大门修得离海很近，海水的永恒象征着佛的无边。保国寺就这样千百年来香火悠远，法系绵延，荣登“东来第一山”之誉。

当我漫步在保国寺已是它的千年之后冬日，从山下到山门，桂花依然幽香，腊梅亦已弥漫，有溪，有泉，有桥，有亭，一路变成了时间绵延流动之美，又不因为完全是宗教的行为，也不需要烧香拜佛，虽然看到有“同登解脱门”几个字刻在墙上，内心仍然被红尘中的恩怨情愫牵动着，我就喜欢以这样一种理智的入世精神排斥非理性的迷狂。抵达山门前，只见两边有一副对联，“山门寂寂惟留风月，觉路迢迢不到尘嚣”，一下扣人心魄，又颇感如释重负。

我抵达的地方如今称为“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”，一个没有僧人的寺院，迈入它的殿堂庭院间，看到大殿果然有点倾斜，敲敲瓜棱柱，空心的，依稀听见传来历史深处的回响。整个保国寺是由宋、清、民国等几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共同构成：中轴线上有宋代的大殿，清代的天王殿、观音殿，民国的藏经楼；两侧有明代的迎熏楼，清代的钟楼、鼓

楼；此外，大殿台阶前有汉代骠骑井，天王殿前有两座唐代经幢。保国寺的建筑令人有无尽遐思，行万里路后不如守望家乡千年古刹。

保国寺的出现，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它的演变、发展与保存一定与时代有关联。

让我把记忆追溯到源头，尽管心中时时不乏有一团历史的迷云。东汉年间，正值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之际，根据保国寺大事记载，东汉时期的骠骑将军张意的儿子中书郎张齐芳隐居于灵山，张齐芳去世后，张氏后嗣受张意托梦，让出宅地，改建寺院，于是就有了保国寺的前身“灵山寺”，如今仍然有一块骠骑井和一口骠骑井。

唐武宗李炎笃信的是道教，据说他想成仙，于是他建了“迎仙台”却不见神仙下凡，认为是佛教的干扰，于是在会昌五年（845年）下诏毁佛，当时灵山寺亦在被毁之列，经历了第一次劫难。不久，唐广明元年（880年），宁波国宁寺主持可恭僧人，应施主要求复建灵山寺，千里迢迢踏上了前往都城长安的艰辛旅途。当他一路西行途经关东时，适逢当地大旱，僧人的悲悯之心犹然而生，便跪诵莲典，竟遍降甘霖。时值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，内忧外困，唐僖宗为求佛法保国，欣然答应了可恭的请求，御赐“保国”匾额和一件紫衣袈裟。保国寺的赐名并没有能保住唐王朝永安，但其名称却沿用至今。从此，这个偏于东海一隅的灵山，远非京畿重镇，更无边疆戎马之苦，却有了这般的家国情怀。

到了宋真宗时代，正是佛塔、寺院大量兴建之时。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，有僧人则全，世号“三学法师”，南湖竟推十大弟子，路经保国寺，看见寺院已残败不堪，觉得无比可惜，应该整治，由此出任寺院住持，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公元1013年）建了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其他一些建筑。从零星的记载来看，则全法师的佛学

造诣不明，但却绝对是是中国古建筑史与古琴史上的宗师，鉴于他对保国寺有再造之功，被寺院尊为“中兴祖”，明道年间（1032—1033年），宋仁宗赐号“德贤尊者”。

从此，保国寺大殿开启了孑然孤立于世的漫漫旅程，却屹立千年风霜雷电不倒，因采用黄桧木材有“鸟不栖，虫不入，蜘蛛不结网，梁上无灰尘”之奇。整座巨殿的木构建筑未用一枚柳钉，全靠巧妙的斗拱和精确的榫卯衔接承托起整个庞大屋顶，而且错落有致、如鱼鳞般层层相贴，比宋代建筑的国家规范《营造法式》还早90年。七宋八白的朴素彩绘，让时空穿越到唐宋，或者更遥远的五代；而三个藻井，如同三朵熠熠生辉的莲花面向芸芸众生，面向凡间虔诚叩拜的心灵，在佛殿间默默绽放。这是集木结构、装修、彩画三宝于一身的宋代大殿，无怪乎有人会赞叹，“结构之严谨，造型之工整，风格之洗练，气势之宏大，实在是此后金、元、明、清建筑遗构中所不得而见者”。

宋代，是伟大的创造时代，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宋代文人心中最有的山水，比任何时代都讲究完美、讲究细节和诗意追求，宋代的科学技术领先全世界。保国寺大殿正是这个“伟大的创造时代”的一个伟大创造，当年与之并存的南宋王朝钦定的江南“五山十刹”的木结构建筑，至今已无存世。因此，保国寺大殿的屹立，实是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，是古代建筑的稀世珍宝。

当然，关于保国寺，宋代以后有多少历史，就有多少故事。还是请到叠锦台去吃杯茶再说吧，在茶前放一个“吃”字，就有了无限的江南意韵。在桂花树下找个位置坐下来，只见亭前平台，空旷高朗，凭栏远眺，云霞似锦，飘逸重叠，耳畔仿佛有海潮音响起……2015年岁末，保国寺随着宁波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已列入申遗预备名单，期待这里将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点。

慈溪诗词

慈溪风物(词三首)

金幼萼

采桑子·横河杨梅

红丸簇翠炎光媚，梅韵悠悠，
绛染梢头，颗颗嫣红映绿畴。

佳人结伴提篮至，笑语如歌，纤手轻匀，入口甘酸梦亦酬。

如梦令·新浦葡萄

藤蔓翠遮村路，珠串紫凝朝露。

盈篓映欢颜，甜沁万家心处。

凝伫，凝伫。香染小康梦旅。

临江仙·古窑浦桃子

春信悄然枝上早，夭桃破萼争妍。胭脂轻点露华鲜。翠枝低拂处，仙子舞蹁跹。

待到薰风催果熟，玲珑香满枝头。白肤红晕惹人怜。品余芳绕牖，心慕古窑田。

界赠与的时间有限，我们都应写自己想写的。今天读《慈溪日报》已有吴铁信的书评，他即前述之“铁兄”，书中还有《铁风墨默》写及，他对陆立群的闯荡生涯和文字功夫介绍得十分到位。陆立群的《这座城》，写的是家乡的城。开篇说：“有时，我想如果没有离开过这座城，那些无所适从的感觉会不会少一点？灯火亮起时，能否确定哪一条路回家最近，或者哪一条路才会通向快乐的所在？”这座城之外，世界很大很大，只有走出去，才不至于变成井底之蛙。就像篇末点题“如果我没有离开过这座城，那么她将离开我”，与很多文人的怀念故乡乡愁绵长是因为身处异乡不同，陆立群则强调这座城之外，还有峨眉的云海、央迈勇神山、八百里洞庭。噢，慈溪人明白，走遍千山万水，有了出离的回归，才能更好地拥抱家乡。他的随心挥洒是诗意图，更包含着深深的诗情。我读到“悠悠鹿鸣”这一卷，很喜欢《明月湖畔》，我改了他的一句话，世上没有桃花源，但心里可以有；如此，瓦尔登湖才真的会并非遥不可及。

陆立群诗意图抒写的散文集，给我留下了他卓立不群的形象。“一念起，荒野山林之憩；万念灭，无奈柴米油盐，身不由己。”（《小隐（二）》）诗意图地栖息，重要的在于升起一次又一次的一念之趣。理想的社会，将消除城乡差别，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，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。这位从高中肄业起打拼三十年的小企业家，有诗和远方的村委会副主任，新时代的新型农民，物质富裕，精神富有，是浙江“两富”战略的实践者，慈溪又一位值得推荐的“时代楷模”。



溪上书话

诗意抒写 卓立不群

——读陆立群散文集《轻舟已过》

方国祥

《轻舟已过》，让人熟稔的李白诗句省去了“万重山”，是因为作者不计那许多艰难险阻和载不动的愁，一叶扁舟已顺利地轻快地飘过许多岁月！全文317千字，8卷，192篇文章，短小精悍。随意翻阅，一篇篇散文，就像扑面而来的一首首清新脱俗的诗。

突然，像一阵巨大的风暴一样，老太太失去了平衡，相框狠狠地砸了下来，水面顿时山崩海啸一样，世界在运动、巨响、破碎、变形、移位、重摔中完成。阿挺来不及细分这一切